

KJELL ESPMARK

[瑞典] 谢尔·埃斯普马克 著

万之 译

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四

Lojaliteten
忠诚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KJELL ESPMARK

[瑞典] 谢尔·埃斯普马克 著

万之 译

“~~记忆~~”的年代长篇系列之四

Lojaliteten

忠诚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忠诚/(瑞典)埃斯普马克(Espmark, K.)著;万之译.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
(失忆的年代)
书名原文:Lojaliteten
ISBN 978-7-208-12037-2

I. ①忠… II. ①埃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瑞典
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1250号

Lojaliteten

© KJELL ESPMARK 1993
ISBN 91-1-300698-3
1993年瑞典北方出版社(Norstedts)第一版

Thanks for the Support from Swedish Arts Council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邵敏
助理编辑 崔琛
封面装帧 王小阳工作室



忠诚

[瑞典]谢尔·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常熟兴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87×1092 1/32
印张 4.5
字数 65 000
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
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2037-2/I·1219
定 价 20.00元

中文版序

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，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。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，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。人们应该记得，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·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“遗忘的时代”。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，从米兰·昆德拉一直到戈尔·维达尔：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，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“健忘症合众国”。但是，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，这大概还是第一次。

在《失忆的时代》里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，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，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——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。这意味着，昨天你在哪里工作

今天你就知道了；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，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。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。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，你会有疑问：开门的这个女人，会不会是我的太太？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，会不会是我的孩子？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。

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——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——可谓如鱼得水。因为有了失忆，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。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——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，你就得救了。

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，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。第一个见证人——《失忆》中的主角——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，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。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，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

(《误解》)。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，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；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，还给母亲一个公道(《蔑视》)；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，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，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，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(《忠诚》)。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，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(《仇恨》)。随后的两个见证人，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，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(《复仇》)，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，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(《欢乐》)。

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——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：好像一部社会史诗，浓缩在一个单独的、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。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。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，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，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

图片——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、人的热情渴望、人的茫然失措，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。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。

这七个人物，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，不仅试图说服你，也许还想欺骗你，就像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中的那些人物。但是，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，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——其实还是你。



2012年9月

译注：

托尼·朱特 (Tony Judt, 1948—2010) 为英国历史学家，其代表作是《战后：1945年来的欧洲史》。米兰·昆德拉 (Milan Kundera, 1929—) 为长期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，代表作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等。戈尔·维达尔 (Gore Vidal, 1925—2012) 为美国作家，擅长创作当代历史小说。所谓“健忘症合众国”英文为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 和“美利坚合众国”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谐音押韵。

“历史”是从一九〇九年开始的。这个国家处在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已经有好几天了，或者说有几个月了，因为大罢工而陷于瘫痪，软弱无力地等待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。洪斯堡区的广场上人山人海，人们聚集起来听布朗廷的演讲，而工人们都因为饥饿好像身体都透明了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做任何事情：成千上万的人已经绝望，也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

他站在那个让演讲者站立的椅子上，身体微微向前倾斜，好像是被那巨大的金属一般的络腮胡子的重量压着。青铜般的声音闯进人们的感官；当人们听他演讲的时候，甚至嘴里都会感觉到金属的味道：

——同志们！

在他的身后，树林耸立，满树的叶子透明得灿烂。而

草地闪耀白光，所有人的脸上也都在放光，一个人的光可以照透另一个人，就好像肉体的缺乏本身已经转化成了能量。在这越来越光亮的光亮之中，只有衣服成了灰色的斑点。

这是革命即将爆发前的时刻。我才九岁，第一次参加一个会议。当它发生的时候，我**必须**在那里。我是用整个身体在倾听着。嘴唇在跟随着他的话而变换口形，手掌里在撕裂，耳朵里变得炽热。我的身体每一块都在跟随着布朗廷火星四射的语句中正形成的东西。

这时有一阵风刮过聚集的人群。在远处正出现一种骚动不安。人群分开了，为某种异样陌生的东西让路。现在我看见了很多马，还有在人群之上飞舞的皮鞭，但鞭梢并没有触碰到什么人。有两辆平常拉啤酒的大马车向前滚滚驶来，每辆都用六匹威风凛凛的骏马拉着，在车板上装着巨大的啤酒桶。

——拿去喝吧，不要钱，这是啤酒厂送给你们工人的礼物！有两个衣服穿得比车夫好看的大汉叫喊着。

于是这个巨大而透明的群体在几秒钟里就解体了。所有人都离开了布朗廷这边，涌向了运啤酒的大马车，酒勺子已经从一张嘴传到了另一张嘴。每个人现在都只顾自己了，又黑暗又孤独，被一种饥饿激怒，而这种饥饿在一瞬

间就转化成了干渴。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渴望：在别人之前挤到啤酒桶那边去，别等到啤酒流完的时候。再也没有人听演讲了，演讲者已经再也不存在了。啤酒这么快就征服了这些饿坏了的人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。很多人在吼叫着什么，远远地听起来就像《工人之子》那首歌，其他人已经躺倒在草地上，让高举的酒杯里的啤酒淋在自己的脸上。

我想我是唯一还站在演讲人站的椅子前面的人。我能看到，在人群散开的时候，布朗廷怎样变得越来越绝望。他还是继续说着说着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词再从他嘴里出来。看上去他对疏散开去的人群感到很困惑。我成功地捕捉住了他的目光，有一瞬间，他对着我一个人说话，又好像我也是很多人：——同志们！我们失败了，我们的对手已经把我们的腿打掉了。我们会回来的。回家去吧，等待进一步的命令！这次的失败将是我们新的开始。我们伟大的事业始终在等待我们去完成。我们会回来的。

但是，从讲坛上艰难地爬下来的这个人物，和这些豪言壮语实在看不出什么相像之处。刚才还显得高大，一下子又变小很多，还因为失败而有点佝偻，他的脸上闪着泪光；有一滴闪光的泪珠还挂在大胡子上。他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拭眼睛。然后他大声地擤鼻涕，让目光掠过被踩踏

得一片狼藉的草地，这里刚才还站满了革命的群众。然后他就发现了我，脸上露出了一半的微笑。他走过来，搂着我的肩膀说：——原来只剩下你和我啦！

我有点难为情。在我们家里，没有必要是谁也不会搂住谁的。不过，我当然还是让他搂着我，感觉我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——可不能让泪水掉下来啊！尽管掉眼泪也许并没有什么关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唯一留下来的人。

布朗廷看了我一会儿，但是他的目光其实落在离我很远的地方。于是他收拾好他的讲稿就匆匆离开了。我隔开一点距离跟在他后面，有时候他会从我的视野里消失，不过奇怪的是我还能找到布朗廷家在皇后街上的房子。就在天文台那个山坡的下面。我肯定是在跑腿送信的时候到过那个地方，也许是为别人送花。合理地判断，那个时候我还太小，不会给人背冰块到冰箱去。或许就是小冰块，那种两毛五的冰块。不过我不记得了。

最后一段路我看不见他，我是跑着去才赶上的，在大门口还几乎碰到了他身上。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。只有我能看到他刚才哭过了。

——你这孩子，一直跟着我吗？

我默默点点头。

——那最后这段路你也得跟着了。

于是他就抓住我的两个肩膀，一只手抓着一个。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雕像抓住了我。他不说一句话——也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只是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。这是一种默契，因为太大而不能用言语来说了。我咬住牙关，为的是不让自己因为高兴而哭出来。

“忠诚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译注：

布朗廷 (Karl Hjarmar Branting, 1860—1925) 曾经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 (1907—1925)，1920 年当选为瑞典首相，是欧洲首位通过普选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领导人。以后又两度赢得大选出任瑞典首相 (1921—1923 和 1924—1925)。

是啊，我注意到了，当我说“历史”是从一九〇九年开始的时候，你吃了一惊。大多数人当然会觉得嘴里说到那个词就已经有点缺德了，不过，我认为你并不属于这种人。有人说，整个事件能够稍微早一点开始就好了，不要偏偏就是一九〇九年。说说容易，但是我的材料是从那年开始的。这个文件夹——夹子的脊背上还用印刷字体写着“历史”这个词——没有一页能回到更早的年代。而除了我的资料来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来源了。“历史”就是从夹子里的那些文件开始的。在这些文字之前什么都不存在。

我当然明白，在一九〇九年之前也一度存在过一个世界，但是那个世界和我们没有同样意义的关系。我们国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工人运动的历史——其他的不过是褪

了色的军团旗帜，是成了碎片剥落的潘趣酒门廊而已。让我感到有点痛心的是，有关工人运动本身在上一世纪的发展的资料来源都已经丢失了。曾经有人在什么地方谈到过一个叫帕尔姆的裁缝，但是他到底是格林兄弟童话里的人物，还是属于工人运动的传统，并不是很确定的。

因为一九〇九年也代表着那个创造的时刻——在那次失败中诞生的是胜利，所以一九〇九年其实是个好年份。

我得承认，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有限，是限制在一种狭窄的本国范围内的。在本国之外其实还有大事情发生，比如在英国、奥匈帝国、美国和比属刚果，但是来自那里的回声只是远远地传到这里，归根结底，要传到我们的被保佑和关怀的这个阶段也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你也知道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，我们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典范。事实上，要是我说，就在这一百年中，这种发展的心脏是在我们这里，也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愉快的反对意见。

我现在是唯一的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。答案就在这个文件夹子里，当然，也有片断残留散乱在所有这些文件堆里。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么好的客人来访问我，我会收拾整理一下。不过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收集了我们整个失去的历史。我当然也不会否认，还有一部分历史是在我

的脑子里。那些生活在离中心比较近的地方的人显然把一切都忘记了，但是我一直让自己处在边缘的位置，还留下了相当多的东西。有时候，记忆的宽带会穿过我的头脑。这就是那些卑贱者的财富。我也会反反复复地通读我自己的笔记本，由此让我保持良好的状态。我刚才给你讲的布朗廷的那次失败，是那种我自己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事情，也就不敢把它叫作记忆了。

此外，自然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中乱涂乱写留下来的东西，那是我这辈子没法记住的。比如说，这条街道叫什么名字，或者是哪个党此时此刻会以为他们在掌权。但是我还是能够经常出去一小会儿，不是去大门旁边的伊卡超市看看，就是去街角那边的邮局转转，这样我就能让我的生活不散架。

不过，只有到了领退休金的时候，我才敢走那么远。那时候我就把这根线的一头绑在大门的把手上，把另一头绕在我的手腕子上。正好足够长。要不然，我就不出去，就守在我的房间里。

今天我这里有点特别的乱，因为我在收拾行李。这个旅行箱，所有这些衬衫短裤鞋子袜子，还有上帝才知道的所有这些东西，要不是这次重要旅行用得着的话，我都放到一边去了。你可以想到吧，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，我还得带好我的线。

想一想吧，弗莱瑟要在我出发之前做整整一版有关我的报道。“跟这个世纪同岁的工人”——这可是不错的大标题啊。顺便说吧，我还有几张不错的照片，你也可以拿去用在这篇文章里。这张你得拿着——这是亚尔马·布朗廷，就是我刚才讲给你听的这个人。是啊，你太嫩了，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大名，不过他可是我们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是我们这个历史里的打开大门的领头人。如今的政治家都是些毛头小伙子。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事情。要说这段历史，我也要低调一点吧。这个词当然是禁止上这张报纸的吧。只要弗莱瑟知道我会提到这件事情，他肯定就会火冒三丈的。

实际上，弗莱瑟就是早先的主编呀。不过，我明白，跟他打交道，就和跟很多其他主编打交道一样：要想真正甩开他们是非常难的。到底是什么时候他曾经召我去开会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录了。不过感觉好像还是不久之前。他一刻不停地盯着我看——他把自己也镇住了吗？到了最后我都有点困惑了。不过他是这么说的：——要写出报纸来的，是你，是你的那些东西，是老百姓要来写。你要用你的梦想来写，用你的渴望来写；在报纸上要有你的呼吸，在关于你此时此地的那些新闻中间就要有你的呼吸。

话是说得蛮漂亮的。不过这个里面的材料，自然是他

不愿意知道的。

但是也有其他人，对于所有我这些文件代表的东西，还是有更高的评价。是从这些人那里，我期待着对我全面和概括的看法。是啊，我有一个任务，是从哪个方面来的我不能告诉你。不过，也许有一两个人能认识到，在一个所有人都失去了找到方向的能力的时代，它能提供什么样的权力，让人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位置。他们也能认识到，在如今这种时候，没有人能再记住一点东西，甚至连手里拿着的钥匙开什么门都不知道，更别说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要是你能抓住我们背后发生的事情，那就能开创什么样的可能性。有人——或者是有些人——已经认识到了，历史的意义已经交给我这样的任务，要整理一点信息，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走到我们现在到达的地方。告诉大家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选择了什么没有选择什么。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，至少现在我还不能说。

不过，这些事还是很明显的。在克利夫讲到“听听我们工人运动的声音吧”，那个意思就是他来找过我了，跟我坐在厨房里，边喝淡啤酒边问我：——他妈的，我该往哪个方向走？我就把文件夹拿出来，我们就从过去发生的事情里去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你总得想想，克利夫是瑞典的首相，还坐在我的厨房里我的破桌子旁边，转着手里的啤